四庫全書

史部

史傳三編卷四十

大學士朱軾譔

名臣傳三十二

金

梁襄

梁襄字公贊絳州人登大定三年進士調耀州同官主簿三遷邠州淳化令有善政察廉升慶陽府推官名為

薛王府掾世宗將幸金蓮川襄上疏極諫曰臣聞上古帝王高城浚池深居邃禁以為藩籬壯士健馬堅甲利兵以為爪牙今所幸金蓮川在重山之北地積陰冷中夏降霜五穀不殖郡縣難建蓋自古極邊荒棄之壤也行宫之制非有深廣殿宇城池之固環衛周垣惟用氊布頓舍之處軍騎閬塞主客不分攘奪蹂躪未易禁止公卿百官富者車帳僅容窮者穴居露處輿臺皁隸不免困踣飢不得食寒不得衣一夫致疾染及衆人及乎

秋杪將歸人疲馬弱糧空衣敝猶且遠幸松林以從畋獵往來不測動踰旬月轉輸移從之勞飛輓逋逃之苦又更倍于前矣以陛下神武善騎射固不憂銜橛之變設若烈風暴至宿霧四塞翠華有峭陵之避百官狼狽于道途衛士參錯于隊伍當此宸衷寧無戒悔矧乎行幸所過林谷晻靄上有懸崖下多深壑垂堂之戒不可不思臣聞漢武帝幸甘泉遂中江充之姦唐太宗居九成幾致結社之變太康畋于洛汭后羿拒河而失邦魏

主拜陵近郊司馬竊權而篡國隋煬海陵離棄宮闕遠事遊巡其禍遂速故君人者不可恃人無異謀要在處已于無憂患之域也燕都地處雄要北倚山嶮南壓區夏亡遼得此控制南北坐享有年況今有宮闕井邑之繁倉府武庫之實居庸古北松亭榆林等關東西千里皇天本以限中外開大金萬世之基也柰何無事之日越居草萊輕不貲之聖躬愛沙磧之微凉臣實惜之昔唐宗將幸闕南畏魏徵而遂停漢文欲馳霸陵因袁盎

而遽止陛下能行唐虞之難行而未能罷中主之易罷此臣所未喻也陛下曩牧濟南日遇炎蒸不離府署今九重之上臺榭高明宴安穆清何暑可到如必謂往年遼國之君春水秋山冬夏巴納 左右喜談以為快樂無乃非聖君所急乎且遼之基業根本在山北之臨潢壤地褊小儀物殊簡輜重不多方今幅員萬里惟奉一君輜重浩穰隨駕殆逾百萬何故歲歲而行使遠近困役傷財不得其所陛下其恐之歟議者謂陛下遠監人主

多生深宫畏見風日彎弧上馬皆所不能筋力柔弱故臨戰畏懼束手就亡是以不憚勤身逺幸實欲服勞講武臣以為事貴適中不可過當今過防驕惰之患先蹈危險之塗何異無病而服藥也但欲習武不必度關伏乞陛下發如綸之㫖回北轅之車安處中都不復北幸則宗社無彊之休疏上世宗納之遂為罷行仍諭輔臣曰梁襄諫朕無幸金蓮川朕以其言可取故罷其行然襄謂隋煬帝以巡遊敗國不亦過乎煬帝失道虐民民

心既叛雖不巡幸國將安保為人上者但盡君道而已豈必深居九重然後無虞哉襄由是以直聲聞天下擢禮部主事太子司經除監察御史未幾遷通遠軍節度副使以喪去服闋累遷至保大軍節度使以卒襄生平練習典故學問該博長于左氏春秋至地理氏族無不該貫自早達至晚貴服食常淡薄云

論曰史稱金始立國即設科取士漸摩培養至大定間人材輩出加以世宗之聽納論議書疏多可傳者

觀襄疏亦足見當時君明臣直不以言為忌金之致治于斯為盛若襄之賢亦翹然而傑出哉

圖克坦鎰

圖克坦鎰本名愛新上京人北京副留守烏納子也金世宗大定中詔學士圖克坦温以女直字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史漢等書頒行四方選諸路學生三十餘人教以古書習作詩策鎰在選中冣精詣兼通契丹大小字及漢字該習經史久之設女直進士科取鎰等二十七

人及第除中都教授遷國子助教丁母憂服闋改國史院編修世宗問完顔守道曰圖克坦鎰何如人也對曰鎰容止温雅其心平易無有材力可任政事世宗曰然當以劇任處之累遷翰林待制兼右司員外郎獻漢光武中興賦世宗大悦曰不設此科安得此人章宗即位遷諫議大夫兼吏部侍郎尋拜參知政事修國史鎰知章宗鋭意于治平乃上書言臣觀唐虞之時其臣進言于君必曰戒哉懋哉曰吁曰都既陳其戒復導其美君之

為治必曰稽于衆舍己從人既能聽之又能行之又從
而興起之君臣上下之間相與如此陛下繼興隆之運
撫太平之基誠宜稽古崇德留意于此無因物以好惡
無以好惡為喜怒輕忽小善不恤人言夫上下之情有
通塞天地之運有否泰唐陸贄嘗陳隔塞九弊謂上有
其六下有其三陛下能慎其六為臣子者敢不慎其三
哉上下之情既通則大綱舉而細目張矣進尚書右丞
三年罷為横海軍節度使改定武軍節度知平陽府事

尋改西京留守承安三年轉上京留守五年拜平章政事封濟國公時淑妃李氏内寵過盛兄弟横恣謟以烈風昏曀連日問變異之由鎰上疏言仁義禮智信謂之五常父義母慈兄友弟敬子孝謂之五德今五常不立五德不興搢紳學古之士棄禮義忘㢘恥細民違道畔義迷不知返背毁天常骨肉相殘動傷和氣此非一朝一夕之故也今宜正薄俗順人心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各得其道然後和氣普洽福禄薦臻矣因論為政之術

其急有二一曰正臣下之心竊見羣下不明禮義趨利者衆何以責小民之從化哉其用人也德器爲上才美爲下兼之者待以不次才下行美者次之雖有才能行義無取者抑而下之則臣下之趨向正矣其二曰導學者之志教化之行興于學校今學者失其本真經史雅奥委而不習藻飾虚詞釣取禄利乞令取士兼問經史故實使學者皆守經學不惑于近習之靡則善矣又曰凡天下之事叢來者非一端形似者非一體法制不能

盡隱于近似乃生異論孔子曰義者天下之斷也記曰義為斷之節伏望陛下臨制萬幾事有異議少凝聖慮尋繹其端則裁斷有定而疑可辨矣鎰言皆切中時弊金主雖納其說而不能行嘗問漢高帝光武孰優張萬公曰高祖優甚鎰曰光武再造漢業在位三十年無沈湎冒色之事高祖惑戚姬卒至于亂由是言之光武似優章宗默然蓋知其諷諫也泰和四年罷知咸平府六年徙河中兼陝西安撫使尋改知京兆府事充宣撫使

陝西元帥府並受節制詔曰卿之智略朕所深悉且股肱舊臣今南征將帥久歷行陣而宋人狡獪資卿勝算宜以長策御敵厲兵撫民稱朕意焉鎰言初置急遞鋪本為轉送文牒今一切乗驛非便金主深然之始置提控急遞鋪官自此郵達無復滯焉七年吴曦死宋安丙分兵出秦隴間乃命鎰出兵金房以分掣宋人梁益漢沔兵勢鎰遣頁嚕鴻和爾等引兵出商州與宋軍戰連勝宋王柟議和乃退守鶻嶺關八年改知真定府事大

安初封濮國公改東京留守過闕入見衛紹王謂鎰曰
卿兩朝舊德欲用為相因太尉匡乃卿門人不可屈下
進階開府儀同三司充遼東安撫副使三年改上京留
守平章事徵拜尚書右丞相監修國史上言自用兵以
来彼聚而行我散而守以聚攻散其敗必然不若入保
大城併力備禦昌桓撫三州素號富庶人皆勇健可以
内徙益我兵勢人畜貨財不至亡失平章伊喇參政梁
鏜曰如此是自蹙境土也衛紹王以責鎰鎰復奏曰遼

東國家根本距中都數千里萬一受兵州府顧望必須報可誤事多矣可遣大臣行省以鎮之衛紹王不從其後失昌桓撫三州王乃大悔曰從丞相之言當不至此頃之東京不守鎰墜馬傷足聞呼沙呼難作將命駕入省不得進俄而呼沙呼猶豫不能自定乃詣鎰問疾從人望也鎰從容謂之曰翼王章宗之兄顯宗長子衆望所屬元帥決策立之萬世之功也乃迎立宣宗即位進左丞相封廣平郡王詔以足疾未愈侍朝無拜明年建

議和親言事者請罷按察司鎰曰今郡縣多殘毀正須賴以撫集不可罷乃止宣宗將如南京鎰曰鑾輅一動北路皆不守矣今已講和聚兵積粟固守京師策之上也南京四面受兵遼東根本之地依山負海其險足恃備禦一面以為後圖策之次也不從是歲卒賻贈優厚鎰為人明敏方正學問該貫一時名士皆出其門多至卿相嘗歎文士委頓雖巧拙不同要以仁義道德為本乃著學之急道之要二篇太學諸生刻之于石有弘道

集六卷

論曰鎰有學識知治道能獻替可謂忠矣所論君臣上下之間五常五德為政之術儒者之言也指畫兵勢逆料三州東京必至失守若燭照焉至其從容數語遂定宣宗則又功在社稷不動聲色而措泰山之安者乎奈何兩策不從南都播越使元人得以為詞而根本之地盡棄豈不惜哉

完顔承暉

完顏承暉字維明本名福興好學淹貫經史襲父世職
金世宗大定間選充符寶祗候遷筆硯直長調中都右
警巡使章宗即位遷近侍局使嘗夜詔開宮門召皇后
妹夫烏頁爾承暉不奉詔明日奏曰烏頁爾得罪先帝
不可召章宗善之未幾遷兵部侍郎兼右補闕選除東
京延平等路提刑副使改上京留守同知御史臺奏承
暉前為提刑豪猾屏息遷臨海軍節度使歷利涉遼海
軍累遷至北京留守副留守李東陽素驕貴承暉自非

公事不與交一言尋名為刑部尚書兼知審官院惠民司都監伊勒哈圖遷織染署直長承暉駁奏曰伊勒哈圖以廕得官别無才能擢惠民司都監已為太優况乃平章鎰之甥不能不涉物議章宗從之改知大興府事宦者李新喜有寵用事借大興府妓樂承暉拒不與章宗聞而嘉焉豪民與人爭種稲水利不直賂元妃兄宣徽使李仁惠仁惠使人屬承暉右之承暉杖遣豪民謂其人曰此可以報宣徽也復改知大名府雨潦害稼承

暉決引潦水納之濠隍還山東路統軍使山東盜賊起承暉奏明安穆昆以下皆得權行的決俟事定依例奏聞俄而盜賊渠魁稍就招降餘黨猶潛匿泰山巖穴間按察使請發數萬人刋除林木深入勦捕承暉奏曰泰山五岳之宗不可赭也烈齊人易動驅之入山此誨盜非止盜天下之山豈可盡赭哉議遂寢是時行限錢法承暉上疏言貨聚于上怨結于下不報改知興中府衛紹王即位召為御史大夫拜參知政事駙馬圖克坦摩哩

與其父南平干政事大為姦利承暉面質其非進宣德行省尚書右丞參知政事承裕敗績于會河堡承暉亦坐除名至寧元年起為横海軍節度使貞祐初召拜尚書右丞承暉即日入朝妻子留滄州滄州破妻子皆死呼沙呼伏誅拜平章政事兼都元帥封鄒國公中都被圍出議和事宣宗遷汴進右丞相都元帥徙封定國公留守中都以左丞穆延盡忠久在軍旅知兵事遂以赤心相托兵事悉付之已乃總持大綱期于保完都城頃

之副元帥富察齊勤以其軍出降中都危急承暉以死固守遣人以礬寫奏曰齊勤既降城中無有固志臣雖以死守之豈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遼東河朔皆非我有諸軍倍道来援猶期有濟詔乃趣諸路兵糧俱往赴救髙琪忌其成功雖遣將分道往終無一兵至者乃與穆延盡忠會議于尚書省約同死社稷而盡忠謀南奔承暉召帥府經歷完顏寳古謂曰始我謂平章知兵故推赤心相托嘗許與我俱死今忽異議行期且在何日

汝必知之實古曰令日向暮且行曰汝行李辦未曰辦
矣承𨹧變色曰社稷若何實古不能對叱下斬之承𨹧
起辭家廟召郎中趙思文與之飲酒謂之曰事勢至此
惟有一死以報國家作遺表付令史師安石引咎自歸
論國家大計辨君子小人治亂之本歷指當時邪正者
數人論高琪賦性陰險報復私憾竊弄威柄包藏禍心
終害國家復謂妻子死于滄州為書以從兄于永懷為
後從容若平日盡出財物名家人隨年勞多寡而分之

舉家號泣不能仰視承暉神色泰然方與安石舉白引滿謂之曰承暉于五經皆經師授謹守而力行之不為虛文既被酒取筆與安石訣最後倒寫二字投筆歎曰遽爾謬誤得非神志亂邪謂安石曰子行矣徐仰藥死貞祐三年五月二日也安石以遺表至行在宣宗設奠于相國寺哭之哀贈太尉尚書令廣平郡王謚忠肅官其嗣子及長孫承暉生而貴富居家類寒素常奉司馬光蘇軾像于書室曰吾師司馬而友蘇公平章完顏守

貞素敬之與為忘年交

論曰完顏承暉骨鯁大臣也居恒則方正著聲臨難則從容盡節非學養素優忠貞貫乎金石者能有是耶觀其自言五經皆經師授身體而力行之不為虛文嗚呼亶哉嘗考金末忠節諸臣或自殺或戰死或被執不屈難以悉數有完顏陳華善者嘗以四百騎破蒙古兵于大昌原時稱二十年來戰功第一及三峯之敗詣蒙古營自言曰我忠孝軍總領陳和尚也

大昌原之勝者我也衛州之勝亦我也倒回谷之勝亦我也我死亂軍中人將謂我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蒙古將欲其降不可斫足脛折之不為屈割口吻至耳噀血大呼至死不絕又宋元兵入蔡州完顏呼沙呼聞金主自縊謂將士曰吾不能死于亂兵之手吾赴汝水從吾君矣諸君其善為計言訖赴水死將士皆曰相公能死我輩獨不能耶于是參政以下及軍士五百餘人皆從死此皆非常忠

烈之士而承暉為最先又行能最著故表而出之

史傳三編卷四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傳三編卷四十一

大學士朱軾譔

名臣傳三十三

元

耶律楚材

耶律楚材字晉卿遼東丹王托雲八世孫父履以學行事金世宗見親任終尚書右丞楚材生三歲而孤母楊

氏教之學及長博極羣書旁通天文地理律歴術數及釋老醫卜之說仕金至員外郎太祖定燕聞其名召見之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偉之曰遼金世讎朕為汝雪之對曰臣父祖嘗委質事之既為之臣敢讎君耶太祖重其言置之左右呼曰烏爾圖薩哈勒而不名烏爾圖薩哈勒葢國語長髯人也己卯夏六月太祖西伐回回禡旗之日雨雪三尺疑之楚材曰克敵之徵也庚辰冬大雷復問之對曰回回國主當死于野後皆驗壬午八

月長星見西方楚材曰金將易主矣明年金宣宗殂夏人常巴津善造弓毎曰國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楚材曰治弓用弓匠為天下豈可不用治天下匠耶太祖聞之喜日見親用毎征伐必用楚材卜亦自灼羊髀以相符應謂太宗曰此人天賜我也後軍國庶政當悉委之甲申太祖至東印度駐鐵門關有一角獸形如鹿而馬尾其色綠作人言謂侍衛者曰汝主宜早還太祖以問楚材對曰此瑞獸也名角端能言四方語好生惡殺

此天降符以告陛下天之元子天下之人皆陛下之子願承天心以全民命帝即日班師丙戌冬從下靈武諸將爭取子女金帛楚材獨收遺書及大黄既而士卒病疫得大黄輒愈用活萬人是時經營西土未暇定制州郡長吏生殺任情燕薊留後實默斡喇布尤貪暴殺人盈市楚材聞之泣下即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者必待報違者罪死于是貪暴之風稍戢燕多劇賊未夕輒曳牛車指富家取財物不與則殺之

時睿宗以皇子監國遣楚材窮治之楚材詢察得其姓名皆留後親屬及勢家子盡捕下獄戮十六人于市燕民始安先是西域歷人言五月望月當蝕楚材曰否卒不蝕明年十月楚材言月當蝕西域人曰否果食八分至是楚材以金天明歷不應天度乃製庚午元歷上之己丑秋太宗將即位宗親咸會議猶未決楚材言于睿宗曰此宗社大計宜早定睿宗者太宗親弟也遂定策立儀制乃告親王察罕岱曰王雖兄位則臣也禮當拜

王拜則莫敢不拜及即位王率皇族及臣僚拜帳下既退王撫楚材曰真社稷臣也元朝尊屬有拜禮自此始中原初定民多誤觸禁網而國法無赦令楚材從容為太宗言詔自庚寅正月朔日前事勿治且條便宜十有八事頒天下其略言郡宜置長吏牧民設萬户總軍使勢均力敵以遏驕横中原之地財用所出宜存恤其民州縣非奉上命敢肆行科差者罪之貿易借貸官物者罪之蒙古回鶻河西諸人種地不納税者死監主自盜

官物者死應犯死罪者具由申奏待報然後行刑貢獻禮物為害非輕宜禁斷太宗悉從之惟貢獻一事不允楚材曰蠧害之端必由于此矣楚材又奏曰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太宗曰卿試行之乃立燕京等十路徵收課稅使凡長貳悉用士人叅佐皆用省部舊人辛卯秋太宗至雲中十路進廩籍及金帛笑謂楚材曰汝不去朕左右而能使

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對曰在彼者皆賢于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帝嘉其謙賜之酒即日拜中書令楚材奏凡州郡宜令長吏理民事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舉鎮海鈕祜祿均與之同事權貴不能平斡喇布以舊怨尤疾之譖于宗王宗王請殺之太宗不聽屬有訟斡喇布者命楚材鞫之楚材曰此人倨傲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太宗私謂侍臣曰楚材不較私讎真長者也汝曹當效之中貴可思巴

哈奏徙西京宣德萬餘戶以充採金銀役夫及種田西域輿栽蒲萄戶楚材曰先帝遺詔山後民質朴無異國人緩急可用不宜輕動今將征河南請無殘民以給此役太宗可其奏壬辰春太宗南征將涉河詔降者免死或曰此輩急則降緩則走徒以資敵不可宥楚材請製旗數百以給降民使歸田里全活甚衆舊制凡攻城邑以矢石相加者即為拒命既克必殺之汴梁拒戰久將下大將𨗳布特請屠之楚材馳入奏曰將士暴露數十

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太宗意未決楚材曰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乃詔止戮完顔氏餘皆勿問時避兵居汴者凡百四十七萬人楚材又請求孔子後收太常禮樂生及聘名名儒乃以孔子五十一代孫元措襲封衍聖公付以林廟名名儒梁涉王萬慶趙著等使釋九經進講東宮又率大臣子孫執經解義俾知聖人之道置編修所于燕京經籍所于平陽由是文治興焉時河南初破俘

獲甚衆軍還逃者十七八有旨居停逃民及資給者滅其家鄉社連坐楚材曰河南既平民皆陛下赤子走復何之奈何因一俘囚連死數十百人乎太宗悟除其禁金之亡也惟秦鞏二十餘州久未下楚材曰往年吾民逃罪或萃于此故以死拒戰若許以不殺將不攻自下矣詔下諸城皆降呼沙呼等籍中原民議以丁為户楚材曰不可丁逃則賦無所出當以户定之朝議將以回回人征江南漢人征西域楚材又曰不可中原西域相

去遼遠未至敵境人馬疲乏水土異宜疾疫將生宜各從其便有于元者奏行交鈔楚材又曰不可金章宗時初行交鈔與錢通行有司以出鈔為利收鈔為諱謂之老鈔至以萬貫易一餅民力困竭國用匱乏當為鑒戒今即造交鈔宜不過萬錠太宗皆從之時議裂州縣賜親王功臣楚材曰裂土分民易生嫌隙不如多以金帛與之太宗曰已許奈何楚材曰若朝廷置吏收其貢賦歲終頒之使毋擅科徵可也太宗然其計遂定天下賦

稅每二户出絲一觔以給國用五户出絲一觔以給諸王功臣湯沐之資地稅中田畝二升又半上田三升下田二升水田畝五升商稅三十分而一鹽價銀一兩四十觔既定常賦朝議以為太輕楚材曰作法于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時工匠制造糜費官物十私八九楚材又請覈之以為定制太宗嘗執觴賜楚材曰朕所以推誠任卿者先帝之命也非卿則中原無今日朕得安枕者卿之力也楚材復奏曰制器者

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未易成也太宗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先是州郡長吏多借賈人銀以償官息累數倍至奴其妻子猶不足償楚材奏令本利相侔而止永為定制民間所負者官為代償之至一衡量給符印立鈔法定均輸布遞傳明驛券庶

政畧備民稍蘇息焉有道士結中貴楊惟忠虐殺其讐之黨二人楚材收按惟忠太宗怒繫楚材既而自悔命釋之楚材不肯曰陛下初令繫臣以有罪也令釋臣是無罪也臣備位公輔豈宜輕易反覆如戲小兒國有大事何以行焉衆皆失色帝乃温言慰之楚材因陳時務十策曰信賞罰正名分給俸禄官功臣考殿最均科差選工匠務農桑定土貢制漕運皆切于時務悉施行之太原路轉運使吕振副使劉子振以贓抵罪太宗責楚

材曰卿言孔子之教可行何故乃有此輩對曰君父教臣子亦不欲令陷不義三綱五常聖人之名教有國家者莫不由之如天之有日月也豈得緣一夫之失使萬世常行之道獨見廢于我朝乎太宗意乃解太宗好酒楚材屢諫不聽乃持酒槽鐵口進曰麴蘖能腐物鐵尚如此況五臟乎太宗悟語近臣曰汝曹愛我有如烏爾圖薩哈勒者耶勅日進酒三鍾而止自庚寅定課稅格歲有增羡至戊戌增至一百一十萬其後富人劉呼圖等

請以一百四十萬撲買天下課稅楚材曰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為害甚大奏罷之至是溫都爾哈瑪爾又請撲買課稅增至二百二十萬楚材極力辯諫聲色俱厲言與涕俱太宗曰爾欲搏鬬耶又曰爾欲為百姓哭耶姑試行之楚材力不能止乃歎息曰民之困窮自此始矣嘗曰與一利不如除一害生一事不如少一事後之負譴者方知吾言不妄也楚材當國日久得祿分其親族未嘗私以官或從容諷之楚材曰睦親之義但當資以

金帛若使從政而違法吾不能徇私也辛丑二月帝疾篤醫言脈已絶皇后不知所為名楚材楚材曰今任使非人賣法鬻獄囚繫非辜者多古人一言而善熒惑退舍請赦天下囚徒后即欲行之楚材曰非君命不可俄頃帝少蘇因請肆赦太宗首肯之是夜醫者候脈復生翼日而瘳冬十一月太宗將出獵楚材以數推之亟言其不可不聽獵五日崩于行在所皇后奈曼珍氏稱制癸卯五月熒惑犯房楚材曰當有驚擾居無何朝廷用

兵事起倉卒后令授甲欲西遷以避之楚材曰朝廷天下根本根本一揺天下將亂臣觀天道必無患也後數日果定時温都爾哈瑪爾以貨得政柄廷中皆畏附獨楚材面折廷爭言人所難言后以御寶空紙付温都爾哈瑪爾使自填行之楚材曰朝廷自有憲章令欲紊之臣不敢奉詔事遂止又有旨凡温都爾哈瑪爾所建白令史不為書者斷其手楚材曰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

手乎后不悦楚材因曰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于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后雖憾之亦以先朝舊勲深敬憚焉甲辰夏五月卒年五十五賻贈甚厚後有譖楚材在相位久天下貢賦半入其家者后命近臣覈視之惟琴阮十餘及古今書畫金石遺文數千卷而已至順元年贈太師上柱國追封廣寧王謚文正

論曰天生斯民則并其所以生養之具而並有之金木水火土穀桑麻之類民所賴以生者與人而俱生

而其于人也農圃醫卜及百工一切養人之具其始為之者無所師授心通其理制為定法以垂于後盖天人之際道之自然自古及今常如此者非偶然也耶律楚材遼之種姓生長于金而元之太祖太宗拔起而大用之數十年之間上自文武經畧立國規模錢穀兵刑之制外及律吕星象工械技藝靡不畢具大要以仁心為質而正直忠厚才智淵深古名臣中少有倫比也故能使軍國有章上下有體無分爭鬭

㬥之忠民安國富再傳之後奄有九有豈虛乎哉

劉秉忠

劉秉忠字仲晦其先瑞州人也世仕遼為官族曾大父仕金為邢州節度副使因家焉元兵取邢以其父潤署州錄事歷兩縣有惠愛秉忠風骨秀異英爽不羈年十七為邢臺令史居常鬱鬱不樂一日投筆歎曰吾家累世衣冠乃汨沒為刀筆吏乎丈夫不遇於世當隱居以求志耳即棄去隱武安山中久之入天寧寺為僧世祖

在潛邸名見秉忠于書無不讀尤邃于易及邵氏經世書至天文地理律歷三式六壬遁甲之屬無不精通論天下事如指諸掌世祖大悅之遂留藩邸後數歲奔父喪服除復被召上書數千百言其畧謂天下戶過百萬自呼圖克諾延斷事之後差徭甚大民致逃竄宜比舊減半就見在之民以定賦稅官無定次清潔者無以遷汙濫者無以降可比附古例定百官爵祿儀仗使家足身貴威福者君之權奉命者臣之職令百官自行威福進

退生殺惟意之從宜從禁治天下之人宜施以教令使之知法則犯者自少罪不至死者皆提察然後決犯死刑者覆奏然後聽斷官民債負自宜遵依皇帝聖旨一本一利官司歸還凡賠償無名虛契所負及還過元本者並行赦免納糧就遠倉有一廢十者宜從近倉以輸為便當驛路州城飲食祇待宜計所費以準開發關市津梁宜從舊制禁橫取減稅法以利百姓倉庫加耗甚重宜令權量度均為定法使錙銖圭撮尺寸皆平以存

信去詐珍貝金銀難得之貨一旦以纏絲縷飾皮革塗木石粧器仗甚可惜也宜從禁治令地廣民微賦斂繁重民不聊生何力耕耘宜差勸農官二員率百姓務農桑營產業古者庠序學校未嘗廢令郡縣雖有學並非官置宜從舊制修建三學設教授開選擇才以經義為上詞賦策論次之天下莫大于朝省親民莫近于縣宰雖朝省有法縣宰宜擇縣宰正民自安矣關西河南地廣土沃宜設官招撫民歸土闢以資軍馬之用鄂囉哈

喇于諸稅舊額加倍榷之民無所措手足宜罷繁碎止科徵勿從獻利之徒削民害國鰥寡孤獨廢疾者宜設孤老院給衣糧以為養使臣到州郡宜設館不得于官衙民家安下孔子為百王師立萬世法令廟堂雖廢存者尚多宜令州郡祭祀釋奠如舊儀近代禮樂器具靡散宜令徵太常舊人教引後學使器備人存漸以修之國家廣大如天萬中取一以養天下名士宿儒之無産業者使不致困窮實國家養材勵世之大也今言利者

衆非圖利國害民實欲殘民自利宜將國中人民必用
場冶付各路課税所以定榷辦餘並罷去古者明王不
寶遠物所寶惟賢如使賢者在位能者在職此皆一人
之膺知賢王之輔成也立朝省以統百官分有司以御
衆事以至京府州郡親民之職無不備紀綱正于上法
度行于下故天下不勞而治今新君即位之後可立朝
省以為政本世祖嘉納焉又言邢州舊萬餘戸兵興以
來不滿數百凋壞日甚得良牧守如真定張耕洺水劉

肅者治之猶可完復乃以耕為邢州安撫使肅為副使由是流民復業升邢為順徳府癸丑從世祖征大理明年征雲南每賛以天地好生王者神武不殺故克城之日不妄戮一人己未從伐宋所至全活不可勝計中統元年世祖即位問以治天下之大經養民之良法秉忠采祖宗之舊典參以古制之宜于今者條列以聞于是下詔建元紀歲立中書省宣撫司朝廷舊臣山林遺逸之士咸見錄用文物粲然一新秉忠雖居左右而猶不

改舊服至元二年翰林學士承旨王鶚言秉忠定社稷之大計忠勤勞績宜正其衣冠崇以顯秩帝覽奏即日拜光禄大夫位太保參預中書省事秉忠既受命以天下為己任事無巨細凡有關于國家大體者知無不言言無不聽帝寵任愈隆燕閒顧問輙推薦人物可備器使者凡所甄拔後悉為名臣初帝命秉忠相地于桓州東灤水北建城郭于龍岡三年而畢名曰開平繼升為上都而以燕為中都四年又命秉忠築中都城始建宗廟

宫室八年奏建國號為大元而以中都為大都他如須章服舉朝儀給俸禄定官制皆自秉忠發之為一代成憲十一年扈從至上都其地有南屏山築精舍居之秋八月無疾端坐而卒年五十九帝聞驚悼謂羣臣曰秉忠事朕三十餘年小心慎密不避艱險言無隱情其陰陽術數之精占事知来若合符契惟朕知之他人莫得聞也出内府錢遣官護喪葬十二年贈太傅封趙國公謚文貞後贈太師封常山王秉忠自幼好學至老不衰

雖位極人臣而齋居蔬食終日澹然不異平昔為詩蕭散閒淡如其為人有文集十卷

論曰秉忠當出處之際蹤蹟甚奇方其㨿心方外放浪山澤間寧自知遭時遇主出素藴以綱維一世乎之無窮哉昔范蠡泛舟覲兵强吳李泌衡山之逸容再定兩京光復唐室秉忠豈其流亞耶

廉希憲

廉希憲字善甫布魯哈雅子也幼魁偉舉止不凡篤好

經史手不釋卷世祖為皇弟希憲年十九入侍一日方讀孟子聞召急懐以進世祖問其說遂以性善義利仁暴之旨對世祖嘉之由是知名世祖以京兆分地命希憲為宣撫使京兆控制隴蜀諸王貴籓分布左右民雜羌戎號難治希憲講求民病抑强扶弱暇日從名儒許衡姚樞輩諮訪治道首請用衡提舉京兆學校教育人材為根本計國制為士者無隸奴籍京兆多豪强廢令不行希憲至悉令著籍為儒初世祖受命憲宗經理河

南關右至是憲宗戚于譏命阿拉克岱爾劉太平檢覈所
部大開告訐希憲曰宣撫司事由已出有罪當獨任僚
屬何預及事竟卒無獲罪者世祖渡江取鄂州命希憲
入籍府庫希憲引儒生百餘拜伏軍門因言王師渡江
俘獲士人宜遣還世祖納之還者五百餘人憲宗崩希
憲啟世祖曰殿下太祖嫡孫先皇母弟前征雲南尅期
撫定及今南伐率先渡江天道可知且殿下收名才傑
悉從人望子惠黎庶率土歸心今先皇奄棄萬國神器

無主願速還京正大位以安天下世祖從之庚申至開平宗室諸王勸進希憲復以天時人事贊世祖早定大計明日世祖遂即位先是漢地分為十道世祖乃併京兆四川為一道以希憲為宣撫使是時劉太平和囉海在關右琿塔哈在六盤各懷異志劉太平和囉海潛入京兆謀為變而琿塔哈遂舉兵反殺所遣使者遣人約其黨容拉和卓于成都奇塔特巴哈于青居使各以兵來會又約劉太平和囉海同日俱發希憲得報即遣使掩

捕劉太平和囉海等獲之盡得其謀置于獄乃使劉哈瑪爾誅密拉和卓汪惟正誅奇塔特巴哈具以驛聞復命汪惟良將秦鞏諸軍討六盤惟良以未得旨辭希憲即解所佩虎符銀印授之曰君但辦吾事制符已飛奏矣惟良遂行又發蜀卒更戍及餘丁使蒙古官巴沁將之謂曰君所將未經訓練六盤兵精勿與爭鋒但張聲勢使不得東則大事濟矣會有詔赦至希憲命絞劉太平等于獄方出迎詔乃自劾停赦行刑徵調諸軍擅以惟良

為帥等罪帝深善之曰經所謂行權此其是也賜金虎符使節制諸軍且曰事當從宜勿拘常制西川將納琳鄂囉官將舉兵應琿塔哈巴沁獲之繫其黨五十餘人送二人至京兆並請殺之希憲謂僚佐曰琿塔哈不能乘勢東來保無他慮令衆心未一猶懷反側彼軍見其將校執因或别生心為害不細令因其懼死並加寛釋使感恩効力就發此軍餘丁往隸巴沁上策也于是將校兵士人人感悦果得精騎數千巴沁將之而西琿塔

哈

　開京兆有備遂西渡河趨甘州阿拉克岱爾復自和林提兵與之合分結隴蜀諸將人心危疑朝議欲棄兩川退守興元希憲力言不可會親王哈坦及汪惟良巴沁等合兵與戰于西涼大敗之俘斬畧盡得二叛首梟之京兆市事聞帝大嘉之曰希憲真男子也進拜平章政事時希憲年三十矣希憲奏四川降民皆散處山谷宜勑軍吏止俘掠違者千戸以下與犯人同罪禁無敗易生口由是四川遂安降者益衆又罷解鹽戸所摘軍及

京兆諸處無籍戶之戍靈州屯田者以寬民力鎮戎州有謀為叛者連引四百餘人希憲詳推之惟誅首惡五人宋將劉整以瀘州降盡繫前歸宋者數百人待報希憲奏釋之宋將家屬在北者希憲歲給其糧仕于宋者子弟得越界省其親人皆感之名還拜中書平章政事振舉綱維綜核名實汰逐冗濫裁抑僥倖興利除害事無不舉典章文物粲然可考當時翕然稱治又建言國家開創以來凡納土及始命之臣咸令世守子孫奴視

部下都邑長吏皆其皂隸僮使前古所無宜更張之使
考課黜陟始議行遷轉法帝謂希憲曰吏廢法而貪民
失業而逃工不給用財不贍費先朝患此久矣自卿等
為相朕無此憂對曰陛下聖猶堯舜臣等未能以皐陶
稷契之道賛輔治化懷愧多矣今日少治未足多也因
論及魏徴對曰忠良之臣何代無之顧人主用不用爾
有内侍傳旨朝堂言某事當爾希憲曰此閹官預政之
漸不可啟也遂入奏杖之或訟丞相史天澤威權日盛

漸不可制詔罷天澤政事待鞫問希憲進曰天澤事陛下久始自潛藩多經任使將兵牧民悉有治効陛下知其可付大事用為輔相小人一旦有言陛下奈何不熟察其心跡而遽疑之臣等備員政府陛下之疑信若此何敢自保天澤既罷亦當罷臣事遂解又有訟四川帥奇徹者帝勅遣使誅之希憲覆奏帝怒希憲曰奇徹大帥以一小人言被誅民心必駭收繫至此與訟者廷對然後明其罪于天下為宜詔遣使按問事竟無實希憲

每奏事帝前議論激切無少回惜帝曰卿昔事朕王府多所容受今為天子臣乃爾木强耶對曰王府事輕天下事重一或面從天下將受其害臣非不自愛也方士請煉大丹勅中書給所需希憲具以秦漢故事奏且曰堯舜得壽不因大丹也帝曰然遂却之時方尊禮國師帝命希憲受戒對曰臣受孔子戒帝曰孔子亦有戒耶對曰為臣當忠為子當孝孔子之戒如是而已五年始建御史臺繼設各道提刑按察司時阿哈瑪特專總財利

乃曰庶務責成諸路錢穀付之轉運令繩治之如此事何由辦布憲曰立臺察古制也內則彈劾奸邪外則察視非常訪求民瘼裨益國政無大于此若去之使上下專恣貪暴事豈可集耶阿哈瑪特不能對七年秋坐事罷相一日帝問布憲居家何為阿哈瑪特因譏之曰日與妻子宴樂耳帝變色曰布憲清貧何從宴設嘗有疾須沙糖作飲阿哈瑪特餉之二斤布憲却之曰使此物果能活人吾終不以奸人所餉求活也帝聞乃賜之嗣國王特

納格行省鎮遼陽擾民不便十一年詔起希憲為北京行省平章政事遼東多親王使者傳令旨官吏立聽希憲至始革正之俄詔國王歸國希憲獨行省事長公主及國壻入朝縱獵擾民希憲欲奏之國壻大懼入語公主公主出飲希憲酒曰從者擾民吾不知也以鈔萬五千貫還民自是貴人過者皆莫敢縱十二年右丞相阿爾哈雅下江陵請命重臣鎮之帝急名希憲還使行省荆南承制授三品以下官希憲冒暑疾驅至鎮阿爾哈

雅率其屬郊迎望拜塵中荊人大駭即日禁剽奪通商販興利除害兵民安堵首錄宋故宣撫制置二司幕僚能任事者以備采訪左右難之希憲曰令皆國家臣子也何用致疑乃擇二十餘人隨才授職令凡俘獲之人敢殺者以故殺平民論為軍士所獲病而棄之者許人收養病愈故主不得復有先時江陵城外蓄水扞禦希憲命決之得良田數萬畝以業貧民發沙市倉粟之不入官籍者二十萬斛以賑公安之飢大綱既舉乃曰教

不可緩也遂大興學選教官置經籍旦日親臨講舍以厲諸生西南溪洞及思播田楊二氏重慶制置趙定應俱越境請降事聞帝曰先朝非用兵不可得地今希憲能令數千里外越境納土其治化可見也希憲疾久不愈十四年春召還京師江陵民號泣遮道留之不得相與畫像建祠希憲還囊槖蕭然琴書自隨而已帝知其貧賜白金五千兩鈔萬貫五月至上都太常卿田忠良來問疾希憲謂之曰上都聖上龍飛之地天下視為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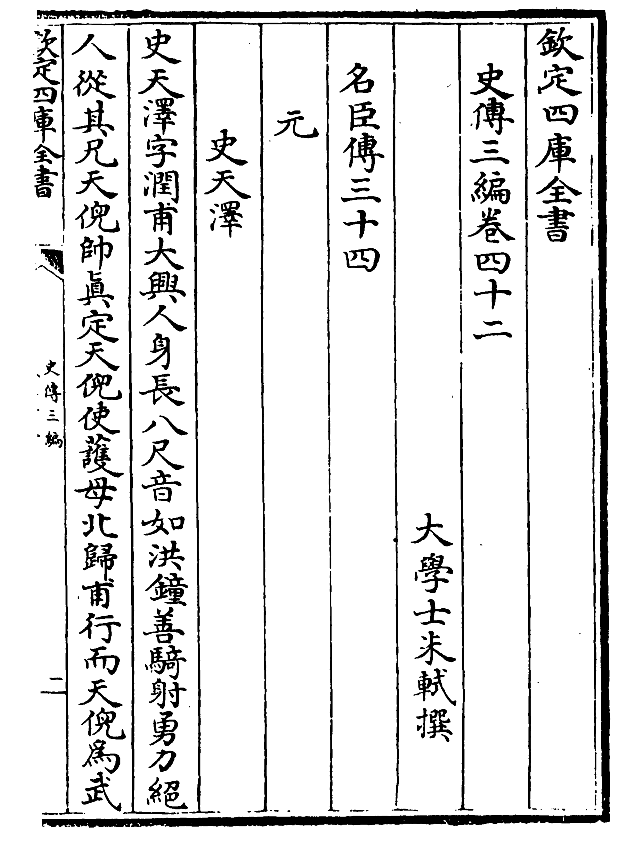
本近聞龍岡遺火延燒民居此常事耳慎勿令妄談地理者惑動上意未幾果有以徙置都邑事奏者樞密副使張易中書左丞張文謙力言不可帝不悅明日召田忠良質其事忠良以希憲語對帝曰希憲病甚猶慮及此耶議遂止十六年春詔復入中書希憲稱疾篤皇太子遣侍臣問疾因問治道希憲曰君天下在用人用君子則治用小人則亂臣病雖劇委之于天所甚憂者大奸專政羣小阿附誤國害民病之大者殿下宜開聖意

急為屏除不然日就沉痾不可藥矣戒其子曰丈夫見義勇為禍福無預于已謂臯夔稷契伊傅周召為不可及是自棄也天下事苟無牽制三代可復也又曰汝讀狄梁公傳乎梁公有大節為不肖子所墜汝輩宜慎之十七年十一月十九夜有大星隕于正寢之旁流光照地是夕希憲卒年五十大德八年贈忠清粹德功臣太傅追封魏國公謚文正

論曰布憲負青雲之願至以臯夔稷契自勵欲追跡

于三代此其志豈小哉受世祖恩遇知無不為是時邦家初建萬事草創希憲居樞軸之位則能挈綱維明條貫成一代之規受專閫之寄則能詰奸禦暴安民養士使疆土日闢折衝萬里之外及當成敗呼吸審察幾宜代謀制勝用力少而成功多可謂拔萃之奇才也值阿哈瑪特奸回貪冒動相牽制與之終始不然以希憲之才當此位望其功謀亦曷可勝道哉

史傳三編卷四十一



史傳三編卷四十二

大學士朱軾撰

名臣傳三十四

元

史天澤

史天澤字潤甫大興人身長八尺音如洪鐘善騎射勇力絕人從其兄天倪帥眞定天倪使護母北歸甫行而天倪為武

仙所害天澤在道聞變即傾貲裝易甲仗南還行次滿城部曲散走者多來歸得士馬甚衆天澤攝行軍事轉戰皆捷遂下中山畧無極拔趙州會天澤兄天安引兵來赴擊武仙敗之仙奔雙門遂復眞定大帥實訥台忿民從賊將盡殺之天澤曰彼皆吾民爲賊所脅耳力爭得釋天澤勇而善謀戰勝攻取功最多又以招集流散存恤困窮爲務時政繁賦重貸錢於西北賈人以代輸累倍其息謂之羊羔利民不能給天澤奏請官爲償一本息而止繼以歲飢假貸充貢賦積銀至一

萬三千錠天澤傾家貲率族屬官吏代償之又請以中戶爲軍上下戶爲民著爲定籍境內以寧世祖時在藩邸以河南不治請以天澤爲經畧使至則興利除害政無不舉誅郡邑長貳之尤貪横者二人境内大治阿拉克岱爾鉤較諸路財賦鍛鍊羅織無所不至天澤以勲舊獨見優容天澤曰我爲經畧使今不我責而罪餘人我何安乎由是得釋者甚衆中統元年世祖即位首召天澤問以治國安民之道即具疏以對大畧謂朝廷當先

立省部以正紀綱設監司以督諸路霈恩澤以安反側退貪殘以任賢能頒奉秩以養廉禁賄賂以防奸庶上下丕應内外休息帝嘉納之二年五月拜中書右丞相天澤既秉政凡前所言治國安民之術無不次第舉行又定省規十條以正庶務憲宗初年括户餘百萬至是諸色占役者大半天澤悉奏罷之三年春李璮以益都叛遂據濟南詔親王哈必齊討之繼命天澤往天澤聞璮入濟南笑曰豕突入苙無能為也至則進説於哈必

齊曰瓊多譎而兵精不宜力角當以歲月斃之乃深溝高壘絕其奔軼凡四月城中食盡軍潰出降生擒瓊斬之誅同惡者數十人餘悉縱歸明日引軍東行未至益都城中人已開門迎降初天澤將行帝臨軒授詔責以專征俾諸將皆聽節度天澤未嘗以詔示人及還帝慰之悉歸功於諸將其慎密謙退如此至元元年加光祿大夫六年議攻襄陽詔天澤與呼喇珠往經畫之至則相要害立城堡以絕其聲援爲必取之計十年春與阿

珠等進攻樊城拔之襄陽降十一年與巴延總大軍自襄陽水陸並進天澤得疾還至真定帝遣其子與尚醫馳視天澤附奏曰臣大限有終死不足惜但願天兵渡江慎勿殺掠語不及他以十二年二月七日卒年七十四贈太尉謚忠武後累贈太師進封鎮陽王天澤平居未嘗自矜其能及臨大節論大事毅然以天下之重自任年四十始折節讀書立論多出人意表拜相之日門庭悄然或勸以權自張天澤曰唐人不云乎願相公無

權爵祿刑賞天子之柄人臣何權之有言者慚服當金末名士流寓失所悉爲治其生理而賓禮之後多致顯達委任僚吏知之明而用之專是以出入將相五十年上不疑而下無怨人以爲有郭子儀曹彬之風云

論曰天澤材兼文武爲開國元臣身出入行間不下百戰然其志與衆異觀其臨沒之奏則平生之所存可知矣當時曹郭之譽有由然也元取天下諸將惟天澤知大體如阿珠李恒張弘範等皆不過戰將巴

延深厚有謀處衆不伐其識度比諸人爲優然其出兵之日世祖命之曰當如曹彬不殺一人及巴延南下兵之所過殺戮無數豈可與古人同日語耶

安圖

安圖穆呼哩四世孫世祖追録勲舊名入長宿衛年方十三位百寮上母鴻吉哩氏昭睿皇后之姊帝一日見之問及安圖對曰安圖雖幼公輔器也帝曰何以知之對曰每退朝必與老成人語未嘗狎一年少是以知之

四年執額呼布格黨凡千餘人帝語安圖曰朕欲置此屬於死何如對曰人各為其主陛下甫定大難遽以私憾殺人將何以懷服未附帝驚曰卿年少何從得老成語由是深重之至元二年八月拜中書右丞相辭曰今三方雖定江南未附臣以年少謬膺重任恐四方有輕朝廷心帝動容有間曰朕思之熟矣無以踰卿冬十月召許衡至令衡入省議事衡以疾辭安圖即親候其館與語良久既還念之不釋者累日後帝謂衡曰安圖尚

幼未經事善輔導之汝有嘉謨當先告之以達朕朕將
擇焉銜對曰安圖聰敏且有執守告以古人所言悉能
領解臣不敢不盡心安圖嘗請内外官須用老成人及
令儒臣姚樞等入省議事皆從之及阿哈瑪特用事安圖
奏曰臣近言尚書省樞密院各令奏事並如常制其大
政令從臣等議定然後上聞既得旨矣今尚書一切徑
奏似違前旨帝曰豈阿哈瑪特專權耶勅如前旨十一年
安童遂劾奏阿哈瑪特蠧國害民數事其明年詔從太子

北平王出鎮極邊十年乃歸復拜中書右丞相值盧世榮敗安圖與諸儒條其所用人及所爲事悉罷之嘗奏帝曰比聞聖意欲倚近侍爲耳目臣猥承任使若所行非法從其舉奏罪之輕重惟陛下裁處今近臣乃伺隙援引非類曰某居某官某居某職以所署奏目付中書施行臣謂銓選之法自有定制其尤無事例者臣常廢格不行慮其黨有短臣者幸陛下詳察帝曰卿言是也二十四年宗王納延叛帝親討平之宗室詿誤者命安

圖按問多所平反是歲復立尚書省安圖切諫不聽則曰臣力不能回天乞不用僧格別相賢者猶或不至虐民誤國又不聽其後大權盡歸尚書安圖屢求退不許至二十八年乃罷相仍領宿衛事三十年春正月卒年四十九大德七年贈太師東平王謚忠憲

論曰安圖在位無赫赫之功然每觀當時之正人賢士其推轂扶翼及國家利民稽古之事未嘗不在其中也其他邪人則與岐趨弊事則與異議主持之力

於是爲多故元初稱賢相必舉安圖豈虚語哉安圖之孫拜珠輔相英宗釐奸除弊二年之間幾致太平爲逆黨所疾君臣不密至以俱殞其治效雖不克終亦一時之盛也後之論拜珠者欲因以爲過則有傷於宋孔父之忠欲均之垂訓則無以表衛甯俞之義故姑闕其名而附論之如此

徹爾

徹爾楊珠濟達氏曾祖塔齊以功封徐邳二州因家於

徐徹爾幼孤母富察氏教以讀書至元十八年世祖召見應對詳雅悅之俾常侍左右民間事時有所咨訪從征東北邊還因言大軍所過民不勝煩擾寒餓且死宜加賑給帝乃賜邊民穀帛牛馬有差賴以存活者衆擢利用監二十三年奉使江南省風俗訪遺逸時行省理財方急賣所在學田以價輸官徹爾曰學田所以供祭禮育人才也安可鬻遽止之還朝以聞帝嘉納焉二十四年分中書爲尚書省僧格爲相引用黨與鈎考天下

錢糧凡前權臣阿哈瑪特積年負逋舉以中書失徵奏誅二參政行省承風督責尤峻主無所償則責及親戚或逮繫鄰黨械禁榜掠民不勝其苦自殺及死於獄者以百數中外騷動廷臣顧忌無敢言徹爾乃於帝前具陳僧格奸貪誤國害民狀詞語激烈帝怒命批其頰徹爾辯愈力且曰臣與僧格無讎所以力數其罪而不顧身者正爲國家計耳若畏聖怒而不敢言則奸臣何由而除民害何由而息且使陛下有拒諫之名臣竊懼焉於

是帝大悟即命帥羽林三百人往籍僧格家得珍貨如內藏之半僧格既誅諸枉繫者始得釋復命往江南籍僧格烟黨於是江浙省臣烏瑪喇密拉實都王濟湖廣省臣約蘇穆爾等皆坐棄市天下大快之徹爾往來凡四道徐皆過門不入進拜御史中丞俄陞福建行省平章政事汀漳劇盜歐狗久不平徹爾征之號令嚴肅所過秋毫無犯有降者則勞以酒食而慰遣之曰吾意汝豈反者耶良由官吏汙暴所致今既來歸即為平民吾安

忍罪汝其返汝耕桑安汝田里毋恐他栅聞之悉款附
未幾歐狗爲其黨縳致於軍梟首以狥脅從者不戮一
人汀漳平大德元年拜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日
召都事賈鈞謂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肅清庶官美風
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廵以苛爲明徵贓
以多爲功至有逮子證父弟證兄奴訐主者傷風敗教
莫玆爲甚君爲我語諸御史毋庸效尤爲也帝聞而善
之改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税糧甲天下平江嘉興

湖州三郡當江浙十六七而其地極下水鍾爲震澤震澤之注由吴松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利之封土爲田水道不通由是泛溢敗諸郡禾稼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爾董其役凡四閱月畢工九年召入爲中書平章政事十月以疾卒年四十七家貲不滿二百緡人服其廉贈太傅追封徐國公謚忠肅

論曰元諸奸臣僧格爲甚所附麗惡黨尤多徹爾不避湯鑊之誅一言悟主活億萬生靈於俄頃非烈丈

夫孰能致此哉考其平生言行一出於正故曰名不虚立功不倖成彼云一節之士而已者謬矣夫

博果密

博果密一名時用字用臣其先高車國人資禀英特進止詳雅世祖命給事東宫受學於許衡日記數千言衡每稱之以爲有公輔器至元十三年與同舍生數人上疏乞立學校興敎化養人才帝覽之喜授利用少監出爲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遷提刑按察使二十一

年召參議中書省事時盧世榮阿附僧格言能用已國賦可十倍於舊帝以問博果密對曰自昔言利之臣如桑弘羊宇文融之徒操利術以惑時君始者莫不謂之忠及其罪稔惡著國與民俱困雖悔何及臣願陛下無納其說帝不聽以世榮為右丞博果密遂辭參議不拜二十二年世榮以罪誅帝曰朕殊愧卿擢吏部尚書時方籍阿哈瑪特家其奴張薩勒扎等罪當死謬言阿哈瑪特家貲隱寄者多遂勾考捕繫連及無辜京師騷動帝頗

疑之命丞相安圖集六部長貳官詢問其事博果密曰是奴爲阿哈瑪特忠腹死有餘罪爲此言者蓋欲苟延歳月儌幸不死耳豈可復受其誑嫁禍善良耶急誅此徒則怨謗自息丞相以其言入奏帝悟命博果密鞠之具得其實薩勒扎等伏誅其捕繫者盡釋之二十三年改工部尚書俄遷刑部河東按察使先是阿哈瑪特貸錢於官以媚權貴約償羊馬至勒取部民所産以輸事覺遣使按治皆不伏及博果密往盡得其不法百餘事會大

同民飢布呼密以便宜發倉廩賑之阿哈瑪特所善幸臣遂劾其擅發軍儲又鍜鍊阿哈瑪特使自誣服帝曰使行發粟以活吾民乃其職也何罪之有命移其獄至京師阿哈瑪特竟伏誅圖圖爾哈求欽察之爲人奴者增益其軍而多取編民中書僉省王遇驗其籍改正之圖圖爾哈遂誣遇有不臣語帝怒欲斬之欽察密諫曰始令以博果之人奴爲兵未聞以編民也萬一他衛倣此戶口耗矣若誅遇後人豈肯爲陛下盡職乎帝意解遇得不死二

十四年僧格奏立尚書省誣殺參政楊居寛郭佑博果密爭之不得僧格深忌之嘗曰他日籍我家者此人也因其退食將誣以罪博果密遂以疾免二十七年起爲翰林學士承旨知制誥二十八年春帝獵柳林徹爾劾僧格罪狀帝召問博果密具以實對帝大驚乃決意誅之罷尚書省復以六部歸中書帝欲相博果密讓於諤勒哲乃拜諤勒哲右相博果密平章政事上都留守茂巴爾斯言改按察司置廉訪司不便因求憲臣贓罪以動上

聽帝以責中丞崔彧彧謝不知博果密斥彧不直言因歷陳不可罷之説帝意乃釋王師征交趾失利復謀大舉博果密曰天威所臨寧不震懼獸窮則噬勢使之然今其子日燇襲位若遣一介之使諭以禍福彼能悔過自新則不煩兵而下矣如或不悛加兵未晚帝從之於是交趾感懼遣使謝盡獻歷歲所當上貢物帝喜曰卿一言之力也以其半賜之辭曰此陛下神武不殺所致臣何功焉敏珠爾丹請復立尚書省博果密廷責敏珠爾

丹阿哈瑪特相繼誤國身誅家没前鑒未遠奈何又效之乎事遂寢或言蒙古人宜與漢人閒處以制不虞博果密曰新民乍遷猶未寧居若復紛更必致失業此蓋奸人欲擅貨易之利交結近幸借爲納忠之説耳乃止有譖諤勒哲徇私者帝以問博果密對曰諤勒哲與臣俱待罪中書設如所言豈得専行臣等雖愚陋備位宰輔人或發其陰短宜使面質明示責降若内懷猜疑非人主至公之道也言者果屈帝亟稱色辰胄之能博果密從容

問其故帝曰彼事憲宗常陰資朕財用博果密曰是所
謂爲人臣懷二心者今有以內府財物私結親王陛下
以爲若何帝急揮以手曰卿止朕失言三十年有星孛
於帝座帝名博果密問所以銷變之道對曰易震之象
曰君子以恐懼修省詩曰敬天之怒三代聖王克謹天
戒鮮不有終漢文之世同日山崩者二十有九日食地
震頻歲有之卒之上天悔禍海內乂安此前代之龜鑑
也因誦文帝日食求言詔帝悚然曰正合朕意可復誦

之遂詳論款陳至四鼓乃退成宗即位躬攬庶政廷議大事多采博果密之言河東守臣獻嘉禾大臣欲奏之博果密問曰汝部內盡然抑止此耶曰止此耳博果密曰止此何益於民遂罷遣之大德四年卒年四十六博果密素貧窶自爨汲妻織紝以養母後因使還母已卒號慟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不尚華飾祿賜有餘即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丞相哈喇哈遜達爾罕皆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

事吐詞洪暢引義正大以天下之重自任知無不言每侍燕閒必陳說古今治要世祖每拊髀歎曰恨卿生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武宗時贈太傅魯國公謚文貞

論曰博果密行已有本末論思獻納裨益尤多僧格之事自趙孟頫發之徹爾行之得博果密之言帝意乃決早事許衡親師力學其淵源所漸有由然矣同時右相諤勒哲能革僧格弊政罷安南之師屡蠲賜百

姓與民休息當時亦稱賢相然較之博果密風節稍

不逮矣

董文用

董文用字彦材真定藁城人功臣董俊子也十歲而孤

兄文炳教之學弱冠試詞賦中選世祖潛藩命主文書

講說帳中常見許重從征雲南督糧械贊軍務又令授

皇子經累官兵部郎中至元元年擢爲西夏中興等路

行省郎中中興自琿塔哈之亂民相恐動竄匿山谷文

用至鎮之以靜始開唐來漢延秦家等渠墾中興西涼甘肅瓜沙等州之土爲水田若干於是民之歸者戶四五萬悉授田種頒農具更造舟黃河中受諸部落及潰叛之來降者時諸王哲伯特穆爾鎮西方其下縱橫需索無算省臣不能抗文用坐幕府輙面折以法因謂王傅曰王以重戚鎮遠方而其下毒虐百姓凌暴官府傷王威名於事體不便因歷指其不法數十事傅驚白王王召文用謝之曰非郎中我殆不知自是省府事顚立

二年入奏經畧事宜還以上旨行之中興遂定八年授山東東西道巡行勸農使山東自更叛亂野多曠土文用巡行奬勵無問幽僻於是列郡咸勸地理畢興政績爲天下最十二年丞相安圖薦爲工部侍郎明年出爲衛輝路總管佩金虎符郡當衝要民爲兵者十之九餘皆單弱貧病不堪力役初得江南圖籍金玉財帛之運不絶於道警衛輸輓日役夫數千文用憂之曰民敝矣而又重妨耕作殆不可乃從轉運主者言州縣吏卒足

以警衛不必重煩吾民主者曰固也然萬一不虞罪將誰歸文用即保任之民稍稍得耕而運事亦不廢諸郡例運江淮粟於京師衛當運十五萬石文用曰民籍可役者無幾且江淮風水舟不能以時至而先爲期會是未運而民已困矣乃與旁郡通議立驛置法民力以紓十四年汴漕司議通沁水北東合流於御河以便漕運文用以事諂汴言曰衛爲郡地最下大雨時行沁水輒溢雨更甚即浸淫入衛今又引之使來豈惟無衛將無

大名長蘆矣會朝廷遣使相度沁不可通如文用議十六年受代歸田里茅茨數椽讀書自樂十九年朝廷選用舊臣召爲兵部尚書自是朝廷有大議未嘗不與聞江淮省臣忌廉察官欲使行臺隷行省上集朝臣議之文用曰不可御史臺譬之臥虎雖未噬人人猶畏其爲虎也今虛名僅存紀綱猶不振一旦摧抑之則風采薾然無可復望者矣詔從文用議轉禮部尚書遷翰林集賢二院學士知秘書時中書右丞盧世榮以貨利得幸

權要爲貴官陰結貪刻之黨以錙銖掊克爲功乃建議曰我立法治財視常歲當倍增而民不擾詔下會議人無敢言者文用問曰此錢取之右丞之家耶將取之民耶取之右丞之家則不敢知若取諸民則有説矣牧羊者歲常兩剪其毛今牧人日剪其毛而獻之則主者喜其得毛多然羊無以避寒熱即死且盡毛又可得耶民財有限取之以時猶懼其傷殘也今刻剥無遺猶有百姓乎世榮不能對議者出皆謝文用曰君以一言折邪

臣而厚邦本眞仁人之言也世榮竟以是得罪二十二
年拜江淮行中書省參知政事行省長官素貴同列跪
起禀白如小吏文用至則坐堂上侃侃與論是非無所
避雖數忤之不顧也有以帝命建佛塔於宋故宫者有
司奉行甚急天大雨雪役者死數百人文用謂其人曰
非時役民民不堪矣少徐之如何其人曰參政奈何格
上命耶文用曰非敢格上命今日之困民力而失民心
者豈上意耶其人意沮爲稍寛其期二十三年朝廷將

用兵海東徵斂益急有司大爲奸利文用謂疲國家
寶之民力取僻陋無用之小邦不可因請入奏事列其
條目甚悉事遂罷二十五年拜御史中丞文用曰中丞
不親細務吾當先舉賢才乃舉胡祇遹王惲雷膺荆幼
紀許楫孔從道等十餘人爲按察使徐琰魏初爲行臺
中丞當時以爲極選是時僧格當國權勢方盛自近戚
貴人皆屏息遜避文用以舊德任中丞獨不附之數與
爭辯不爲屈且具奏僧格奸狀僧格日誣譖文用帝不

聽遷大司農時欲奪民田爲屯田文用固執不可遷爲翰林學士承旨世祖崩成宗即位巡狩徹巴喇之地文用奏曰先帝新棄天下陛下巡狩不以時還無以慰安元元宜趣還京師且臣聞人君猶辰極居其所而衆星拱之不在勤遠畧也帝悟即日可其奏是行也帝每召至帳中問先朝故事文用盛言先帝虚心納賢開國經世之務談說或至夜半詔修先帝實錄兼修國史文用於祖宗世系功德近戚將相家世勲績皆記憶貫穿史

館有所考究質問文用應之無遺失大德元年請老六月以疾卒年七十有四贈銀青光禄大夫少保壽國公謚忠穆

論曰文用學足從政斐然可觀廵行州郡惠可庇民及處中朝侃然持大體執正不阿其折盧世榮牧羊剪毛之說尤可念也此與司馬光斥呂惠卿善理財之說同意而罕譬而喻可發昏蒙其謂名言矣

郭守敬

郭守敬字若思順德邢臺人大父榮通五經精於算數水利時劉秉忠與張文謙張易王恂同學於紫金山榮使守敬從秉忠學中統三年文謙薦守敬習水利巧思絶人世祖名見面陳水利六事每奏一事帝輒嘉歎之授提舉諸路河渠四年加授銀符副河渠使至元元年從文謙行省西夏先是古渠在中興者一名唐來長四百里一名漢延長二百五十里他州正渠十皆長二百里支渠大小六十八灌田九萬餘頃兵亂以來廢壞淤

淺守敬更立牐堰皆復其舊二年授都水少監守敬言金時自燕京之西麻峪村引蘆溝一支東流穿西山而出是謂金口其水灌田若干頃利不可勝計兵興以來典守者塞之今若開復故蹟上可以致西山之利下可廣京畿之漕帝善之初東忠以大明歷遼金承用二百餘年浸以後天未及修正而卒及江左既平帝思東忠言遂命守敬與王恂率南北司官分掌測驗推步而命文謙與樞密張易爲之主領左丞許衡參其事守敬謂

曆之本在於測驗測驗之器莫先儀表今司天渾儀乃
宋皇祐中汴京所造不與此處天度相符比量南北二
極約差四度於是盡考其失移置之既又以木爲重棚
創簡儀高表用相比覆又以天樞附極而動作候極儀
極辰既位天體斯正作渾天象象雖形似莫適所用作
玲瓏儀以表之矩方測天之正圜莫若以圜求圜作仰
儀古有經緯結而不動守敬易之作立運儀日有中道
月有九行守敬一之作證理儀表高景虛罔象非眞作

景符月雖有明察景則難作闕几歷法之驗在於交會作日月食儀天有赤道輪以當之兩極低昂標以指之作星晷定時儀又作正方案九表懸正儀座正儀爲四方行測者所用作仰規覆矩圖異方渾蓋圖日出入永短圖與諸儀互相參考十六年改局爲太史院以恂爲太史令守敬同知太史院事給印章立官府及奏進儀表式守敬當帝前指陳理致至於日晏帝不爲倦守敬因奏唐開元間一行令天下測景書中見者凡十三處

今疆宇比唐尤大凡日月交食分數時刻不同晝夜長短不同日月星辰去天高下不同若非分方測驗無以得其算帝可之遂設監候官一十四員分道而出東至高麗西極滇池南踰朱崖北盡鐵勒四海測驗凡二十七所十七年新歷成守敬與諸臣同上奏曰臣聞帝王之事莫重於歷自西漢造三統歷百二十年而後是非始定東漢造四分歷七十餘年儀式方備又百二十一年劉洪造乾象歷始悟月行有遲速又百八十年姜岌

造三紀甲子歴始悟以月食衝檢日宿度所在又五十七年何承天造元嘉歴始悟以朔望及弦皆定大小餘又六十五年祖冲之造大明歴始悟太陽有歲差之數極星去不動處一度餘又五十二年張子信始悟日月交道有表裏五星有遲疾留逆又三十三年劉焯造皇極歴始悟日行有盈縮又三十五年傅仁均造戊寅元歴頗采舊儀始用定制又四十六年李淳風造麟德歴以古歴章蔀元首分度不齊始爲總法用進朔以避晦

晨月見又六十三年一行造大行歷始以朔有四大三
小定九服交食之異又九十四年徐昂造宣明歷始悟
日食有氣刻時三差又百三十六年姚舜輔造紀元歷
始悟食甚泛餘差數自是又百七十四年聖朝改治新
歷臣等創簡儀高表憑其實測考正凡七事一日冬至
自丙子年立冬後每日測景逐日取對以冬至前後日
差同者爲準得丁丑年冬至在戊戌日夜半後八刻半
夏至在庚子日夜半後七十刻減大明歷十八刻遠近

相符前後應凖二曰歲餘自大明歷以來凡測景驗氣得冬至時刻眞數者有六用以相距各得其時合用歲餘今考驗四年相符不差三曰日躔用至元丁丑四月癸酉望月食既推求日躔得冬至日躔赤道箕十度黄道箕九度有竒仍立術推算起自丁丑正月至己卯十二月凡三年共得一百三十四事皆躔於箕與日食相符四曰月離自丁丑以來每日測得太陰行度前後凡十三轉計五十一事又因考驗交食加大明歷三十刻

與黃道合五曰入交自丁丑五月以來憑每日測得太陽去極度數比擬黃道去極度得月道交於黃道共得八事仍依日食法度推求皆有食分得入交時刻與大明歷所差不多六曰二十八宿距度自太初歷以來距度不同大明歷則於度下餘分附以太半少皆私意牽就今新儀細刻周天度分每度爲三十六分以距線代管窺宿度餘分並依實測七曰日出入晝夜刻大明歷日出入晝夜刻皆據汴京爲準與大都不同今更以本

方北極出地高下黄道出入内外度立術推求求爲定式所創法凡五事一日太陽盈縮用四正定氣立爲升降限二曰月行遲疾古歴皆用二十八限今以萬分日之八百二十分爲一限凡析爲三百三十六限三曰黄赤道差舊法以一百一度相減相乘今依算術勾股弧矢方圜斜直所容求到度率積差差率與天道脗合四曰黄赤道内外度據累年實測内外極度二十三度九十分以圜容方直矢接勾股爲法求每日去極與所測

相符五曰白道交周舊法黄道變推白道以斜求斜今用立渾比量得月與赤道正交距春秋二正黄赤道正交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擬以爲法推逐月每交二十八宿度分於理爲盡十九年恂卒時歴雖頒然凡推步之式立成之數皆未有定稿守敬於是比次篇類整齊分杪裁爲推步七卷立成二卷歴議擬稿三卷轉神選擇二卷上中下三歴注式十二卷二十三年守敬繼爲太史令遂上表奏進又有時候䇳注二卷修改源流一卷

其測驗書有儀象法式二卷二至晷景考二十卷五星細行考五十卷古今交食考一卷新測二十八舍雜坐諸星入宿去極一卷新測無名諸星一卷月離考一卷並藏之官二十八年命守敬相視灤河瀘溝諸水守敬因陳水利十有一事帝稱善於是復置都水監俾守敬領之帝命丞相以下皆親畚鍤倡工待守敬指授而後行事先是通州至大都陸運官糧方秋霖雨驢畜死者不可勝計至是皆罷之三十年帝還自上都過積水潭

見舳艫蔽水大悅名曰通惠河命守敬以舊職兼提調
通惠河漕運事三十一年拜昭文館大學士知太史院
事大德二年召守敬至上都議開鐵幡竿渠守敬言山
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可執政吝於
工費縮其廣三之一明年大雨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
帳幾犯行殿成宗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延祐三年
卒年八十六
論曰守敬開物成務功施於千載所陳水利言未盡

從然功烈赫赫若此歷象之説自有專書可毋録也
守敬撮古今之要言約而義該故併載焉

史傳三編卷四十二